

烈日灼心

原名《太阳黑子》

THE DEAD END

须一瓜
著

长篇小说

烈日灼心

原名《太阳黑子》

THE DEAD END

须一瓜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烈日灼心 / 须一瓜著. --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229-08922-1

I. ①烈… II. ①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69192号

烈日灼心

LIERI ZHUOXIN

须一瓜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王舜平


责任编辑: 黄卫平

特约编辑: 李俊萍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刘 菲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h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1 字数: 270千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 / 1

黄裙女孩极漂亮，服务生都伺机过来逗她。餐厅里回荡起生日快乐歌。几个女服务生不时偷看三个男人。三个男人沉默的表情和小女孩活泼欢快的表情不太协调。但是，她们看得出，三个男人很疼小女孩。

第二章 你为什么不结婚？ / 28

你难道和小丰一样是白痴吗？你为什么不结婚？

你又为什么不结婚？你为什么不结婚，就是我不结婚！也就是小丰为什么不结婚！说这屁话干什么！

那好，算你还有理智。你听清楚了，你知道不结婚知道不要留尾巴害人，那么，这条尾巴我们能保护多久？陪多久？！

第三章 尾巴手术 / 55

你看到了什么？你能看到我看不到的，你看到我们楼下的蘑菇了吗？我跟你说过，他们一

来我就闻到了他们邪恶的气息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个像天使一样的小女孩，真的有爸爸吗？真的有病吗？

第四章 天谴座 / 78

杨自道穿着黑背心，但是，尾巴还是看到了他胸口隐约的一块刺青。那是一把剑，刺穿一个盾牌。很粗糙匪气的图案，颜色青蓝。

尾巴说，这是什么星座？

杨自道和辛小丰都傻了眼。

比觉过来把杨自道的背心全部提起，说，唔，这是天谴座。

第五章 除夕夜里的秘密 / 102

他的脑子有点无序，的哥、辛小丰，还有一个在渔排生活的男人，不结婚、非亲非故的心脏病女孩、都不回老家、辛小丰阴霾速逝的眼神……一想到这组信息中的一种，他脑子里总是纷乱芜杂。一种直觉的不信任笼罩着，这种怪异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。

第六章 满意的监听效果 / 140

为了认真研究窃听成果，卓生发专门购置了一个硬皮黑本子，放在窃听装置旁边，以便随手记录。那个时候卓生发没事就翻开本子，玩味钻研这些记录，这些大浪淘沙的难忘句子，虽然卓生发不明就里，但他坚信，它们是值得琢磨的“密码”。

第七章 时间到了？ / 168

做我们这一行的，熟悉一个词叫“天谴”。就是说，冥冥之中，老天突然会给你一个机会，一切都水落石出了。这也是老百姓常说的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

第八章 一个磨损的指纹 / 206

那是一个磨损比较严重的指纹，识别起来确实有点困难。宿安水库凶杀现场留下的唯一指纹，就是左手指纹。伊谷春独自比对琢磨了很久，清晰度是比较糟。但更专业的痕迹高手，应该能够比对复原出它的历史。

第九章 谜底即将揭开 / 248

屋子里很安静，包括辛小丰自己，三双眼睛都看着辛小丰的左手，辛小丰低声说，现场那个唯一遗留的指纹，看来已经被采集提取了。

第十章 老猎人出现 / 277

十多年来，他们一直以为只有辛小丰留下了后患的痕迹，到现在才知道，猎人掌握的、可以循线追踪的东西，是他们三个人人有份。

第十一章 最后的追问 / 306

我会宽恕他们的，你也会。可是，法律不会。伊谷春说，生命无价，五条命啊，你拿什么偿还？

尾声 宽宥 / 323

记得吧，有一天，我俩在那上面，伊谷夏指着石屋天台，你说，你会得到神的宽宥。那时，我也相信你。我觉得你孤单而善良。但是现在，和他们三个相比，我认为你得不到神的宽恕。

第一章 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

—

月光灰蒙蒙地照在黑色海滩上，最明亮的那一阵子，也不如一些夜泳的女孩的身体皎洁闪耀。今天的退潮时间是21:00，所以，环岛路沿路海滩，夜泳的人很多。因为夜色掩护了天空的变脸，等游泳的人们感到海水、天水忽然密集交混，才恹惶地扑爬上岸。海滩上响起一片被雨打烂似的此起彼伏的呼应声。

高高的海岸线上，环岛路蜿蜒。三个男人闯过红胶质的人行道，拉开刚停在黑色车道上的一辆蓝白色的士。的士司机本是为披着浴巾的两男一女停的，女孩挥动她的蓝黄泳圈招车。但是，三个男人抢步而入。大雨中，看不清楚他们之间有没有争辩，但从车里可以看出，三个男人的动作是不由分说的，透着一股暴戾之气。坐在的哥旁边的人，光着膀子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。大而短的肉鼻子下，三角形的鼻孔非常大。后面的两人，分别穿着一白一黑的背心。三个人肯定不是从海里上来的，一进空调车里，一股浓重的汗酸气扑鼻。

北站货场。赤膊眼镜说。

的哥伸向空车牌的手，迟疑了一下。那个地方偏僻，有经验的夜班司机都不愿意跑。仿佛要打消的哥的顾虑，赤膊眼镜说，取个货，还坐你的车回来。

的哥翻下了空车牌。一听就是闽北乡音，但的哥并没有心情去套近乎。

车里交通电台还在播报新闻：

……一周以来，全省交巡警部门，加强卡口盘查堵控，使“猎鹰”的追逃行动，取得显著成效。11月7日上午，闽东交巡警德林中队民警在高峰卡口设卡检查时，通过对一辆过境大客车上的乘员信息比对，当场抓获闽西籍爆炸杀人的在逃人员杨建国。11月8日下午……

赤膊眼镜伸手把广播关了。

后座一个声音说，关什么，我爱听。

……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追逃热线不断，警方每天都能接到数十条群众提供的线索，根据这些线索已抓捕逃犯二十二名。目前警方已向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信息员兑现了奖金近两万元……

的士在夜雨中行驶。车内没有人说话。

……截至7月25日，全省警方在“猎鹰”追逃的三十天里，共抓获在逃人员一千多名，其中抓获公安部A级、B级通缉在逃人员各一名、省督在逃人员四名、命案在逃人员六十一名……

后面有人很突兀地笑了一声。

的哥瞄了一眼后视镜，看不出是谁在笑。他心里阴沉起来。车外雨雾茫茫，大雨丝毫没有减弱，雨刮器在疯狂地扫，弄得人更加心绪不宁。车子在骤然积水的低洼路面上行驶，天地间只有跌宕起伏的惨白车灯。早就过了环岛路的延伸地段，路面越来越颠簸，越来越窄，再往前就没有路灯了。的哥后悔自己一念之差来这里，这个地段，就是青天白日，也最好不要来，好几次抢劫的士的案件都发生在这一带，有个司机死了，车也被抢走了。

北站货场已经开过，赤膊眼镜却一直说，就在前面！再前面一点就是！

已经没有路灯了。大雨迷蒙中，车外是采石材工地、杂树林，要再开过一大片木麻黄林，才有个小渔村。那里正在兴建跨海大桥。如果要去那个地方，根本不必走北站货场这条路。的哥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了。

后面那个声音说，慢点，我有点认不出那个路口了——慢一点！——喂！听到没有！叫你慢一点！那个家伙突然吼了起来，的哥的车速已经减到十五公里。的哥已经肯定这三个人都来自闽北，只有那里的人，才有这样平直舌头的地瓜普通话。他感到后面有人动他右肩，与此同时，一根软钢筋一样的细绳子，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。还好他手快，左手插在脖子与绳子之间，能感到后面的家伙非常有力气。失控的车子，在雨中扭动，几乎打横在路半中。赤膊眼镜把手杆推向停车挡，并狠狠拉起手刹，然后，对的哥上下搜身。的哥喘息挣扎地说，松手！我配合啊……

没有人回答。赤膊眼镜用匕首打他的小腿，示意的哥脱鞋。那人把的哥的鞋脱下来，一只一只地搜看，随后掀起了驾驶座的踩脚垫子，果然，靠变速箱这边，脚垫子下藏着一叠钱和一本存折。赤膊眼镜把钱和存折往后面递。身后的人说，密码。

的哥指着勒绳，艰难地出声：让我……想想……太紧了。后

排的人稍微松了点。的哥大口喘气，身子也直了一些，咳，的哥咳嗽着，不是说了，都拿去嘛，咳咳，妈的手这么重，密码是……88……08……

赤膊眼镜的一把匕首，一下扎在他右小臂上。的哥也没有觉得痛，但是血出来了，在流淌。这时，前方白团团的，似乎有车灯在大雨中驶近，后座一只手，一下把的哥头上的棒球帽推盖在他的脸上。显然是不想让的哥借交会时的灯光看清他们的脸。的哥也配合地不转动脑袋，这表示他们未必想杀他。然而，两辆交会而过的三菱吉普，开过七八米后，竟然顿了顿，快速后退。出租车还来不及启动，两辆三菱吉普已经别住了他们的车。三个乘客目瞪口呆，还算反应快，他们立刻松绳收刀，帮的哥把帽子复位。的哥一睁眼就看到，四名穿雨衣的人跳下吉普，他们手上的强光手电在黑浑的雾中雪亮得像白棒子。

有人开了车门，一声大喝：警察！怎么回事？！

的哥把棒球帽捂在流血的小臂上，对警察微笑：没事，找不开钱呢。

车前的两名雨衣人，都狐疑地转着脑袋，看看左右身后地界，显然，这怎么也不像是个下车的地方。的哥说，算啦算啦，你们都下吧，钱我不要了！快下！

三个人立刻拉开车门，的哥后座那个人，慌忙之中，竟然去拉封死的左车门。的哥说，对不起，只能右边下客啊！那家伙又赶紧从右边蹿下。三个人中有个人说了声谢谢，声音在风雨中听起来抖抖索索。一出车门，他们躲雨似的拔足狂奔。

两名雨衣人的手电照着车，又追照那三个极速飞去的身影。

的哥笑着，谢谢警官费心！那几个其实是我没出息的老乡，本来就不太想付我钱的。总是能蹭就蹭，吵也没用。

的哥微笑着，发动汽车。一名雨衣人用脚替他把车门使劲踹上。大雨中，那辆蓝白色的士疾驰而去。四名雨衣人走向自己的三

菱吉普，忽然，两人收足站住，互相看着。

不对劲！那个司机脖子上有血痕！

那个压在水臂上的帽子，好像也是……

车里有个人喊，查到了什么？怎么有人在这里下车？！

两车的警员都反应过来了，很显然，他们刚刚错过了一个疑窦丛生的瞬间。

两辆吉普立刻掉头追赶的士，但是，茫茫大雨中，早就没有那辆的士的影踪了。没有一个人记住那个车牌号，也不怪他们，他们今天的主要目标是追逃，现在是在“猎鹰”行动中设卡盘查回来的路上。既然是乡巴佬们愿打愿挨，人家不报警你也毫无办法。

最后，一名警员说，说不定把他们的身份证号上网一验，全是逃犯！

一车人大笑。

二

晨雾渐散，五老峰的两山之间，天界寺的琉璃瓦上，镀了一层浅金色的阳光。但山阴中的树丛和巨石间，还笼罩着淡淡的山岚雾气。寺庙后山，一条狭小的石阶，在绿色的植被下，向山下曲折延伸，连接着半山腰的一栋青石小楼，石屋旁的岩石下，披拂着密匝匝的三角梅，紫红色、香槟色、火红色、白色的花，在竞相开放。

石屋外，是一个五十来米见方的青砖小院。院门口两扇腰高的木栅门半开着，对着下山的石阶。两个男人和一个四五岁的黄绸裙女孩站在院门口，小女孩企图把她的小皮鞋头塞进木栅门的栅栏缝里，要身边的灰衣男子推送。灰衣男子弯腰帮助小女孩，旁边的高个儿男人一把拽住了她的手，一指门柱上锈蚀的蝴蝶片说，摔下去你就滚下山了！

小女孩生气地甩开他的手，我不要老陈！

女孩踮脚作势要灰衣男人背。灰衣男人蹲下背起她。他们先下石阶了。

石屋二楼窗边，低垂的窗帘下，露出一副望远镜，它一直对着院门石阶上的两个男人。窗帘后面是一个穿栗色丝薄睡袍的斯文男人，他脚下坐着一只安静的沙滩色狐狸犬。这是房东卓生发。

望远镜镜头里，小女孩扭身冲着石屋大叫：道爸爸——快点呀——

一男人锁门而出。一头扎眼的花白头发，和他看上去肩宽腿直的结实身材形成反差。他脖子上还有一圈暗紫色的勒伤痕迹，右手小臂还包扎着黄纱布。几个人往山下而去。小女孩已经忘了刚才的不快，在灰衣男人肩上不断去抓沿途的鱼尾葵叶、榕树气根。石屋窗边，房东不断调整着望远镜的焦距，直到镜头里三个男人和小女孩彻底消失。

下山的石阶有二三十米长，山底是开阔的、小草丛生的废旧铁轨通过的大坪，拐下一个大长坡弯，就是水泥大道，再往下，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了。高个的男人和头发花白的男人，一直走在背小女孩的灰衣男人后面。

出来一趟太麻烦了，高个儿男人说，如果单是尾巴的生日，我真不想进城。

花白头男人说，你要能心安，你就试试。

高个儿男人说，怎么试？扯淡。

花白头男人：没人强迫你。反正你也这么做了十三年了，你觉得可以心安就行了。

尾巴最近老是喘气，稍微一动就蹲下，要人背——高个儿男人换了话题，你说，她怎么生日就刚好是这一天呢？花白头男人说，问你姐姐去。

生辰就写在包她的小童毯子里，你又不是没看到。高个儿男人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，说，每年这一天，我都觉得很诡异。昨天又

是一夜难眠，渔排底下往上吹的风，特别阴冷，刀似的，根本不是八月的风。

两人无语。一前一后，向山下走去。

三个男人和小女孩下了公共汽车，进了植物公园拐角的一家麦当劳餐厅。玻璃门内，一个戴着戴胜鸟头饰的迎宾女生说，呀！这么漂亮的小朋友啊！

尾巴说，我要放生日歌！像上次一样，让大家都听到陈杨辛小朋友生日快乐！

戴胜鸟笑起来，好的。是预定的对吗？来，这边请！

三个男人，只有花白头男人有轻微的笑意，另外两个都没有表情。被引到座位落座后，高个儿男人蹲下去给小女孩重系了松开的鞋带。戴胜鸟笑吟吟地说，等妈妈来再放生日快乐，是吗？她指着高个儿男人说，这位是爸爸吧？高个儿男人做了个模糊的表情，尾巴站起来说，他是老陈！这个是道爸爸，这是我小爸爸——看！道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！

尾巴把背上的卡通书包使劲转到胸前，说，小猪班比！我妈妈被台风刮走了。要等再有那么大的台风的时候，她才能回来。

戴胜鸟反应不过来，她似乎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孩子的玩笑。灰衣男人用指头嘘尾巴，表示她的话太多。高个儿男人说，赶紧点吧，我们还有事。花白头的男人也在看表。

黄裙女孩极漂亮，服务生都伺机过来逗她。餐厅里回荡起生日快乐歌。戴上了小寿星帽的小女孩，被领着和好多个小朋友一起跳圈圈舞。几个女服务生不时偷看三个男人。三个男人沉默的表情和小女孩活泼欢快的表情不太协调。但是，她们看得出，三个男人很疼小女孩。

三个男人低声交谈着，不时拿眼睛看跳舞的黄裙小丫头。

灰衣男人看着花白头男人的伤手说，没事了吧？

花白头男人摇头，表示没事。高个儿男人低声说，其实，当时

你跟巡警说，他们抢劫了你，我想也坏不了什么的，钱和存折还丢不了。

也许吧。可是一趟趟做笔录也未必是好事——花白头男人转向灰衣男人，什么叫A级、B级通缉令？

灰衣男人说，好像是案件的严重程度、通缉速度和悬赏金不同吧，A级一到，十二小时内通缉令将传到各警种、各基层。去年开始实行的。A级悬赏金不低于五万，B级不少于一万吧。

小女孩跳了一小会，便气喘吁吁，还蹲下了两次。离她最近的花白头男人，过去把她抱了回来。一个给小女孩送生日气球的服务生发现，她一走近那一桌，三个男人就会沉默下来。倒是小女孩大声说了谢谢，花白头男人笑了笑。

直到他们带着孩子出门，几个女服务生还在悄悄议论，到底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

如果是周末或节假日，植物公园会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游人，但因为是个平常的日子，加上小雨霏霏，公园里人影稀疏。三个男人牵着拿生日气球的孩子，进了湖边西北角的望鹤亭。亭外，一边是密植的金丝竹，一边是花叶良姜和鲜红如血的美人蕉。花白头男人从随身帆布兜里，拿出了几支香、小香炉，并往小香炉里倒米。高个儿男人从自己的包里，拿出了旅行茶杯，这是之前在餐厅新泡上的，他还掏出了一小瓶酒，倒在一个纸杯里。灰衣男人和小女孩在折纸。这也是餐厅送的生日礼物。

花白头男人点上三支香，对着西北方向垂首静默良久，然后把香插在小香炉上，随即，高个儿男人也点了三支香，对着西北方合掌闭眼，久久不动，香烟在掌上缭绕。亭外扑来的风，一阵阵把霏霏细雨送上他的脸，他一动不动，眼睛也不睁开。花白头男人看着他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身抽烟。

湖水一隅，荷花在残枝败叶中嫣然竞放，鹭鸟低空飞翔，在寻找荷叶缝隙里的游鱼。一个像是搞专业摄影的男人，不断变换身

姿，在拍摄细雨中的一支深紫色莲花。

高个儿男人把香插进香炉，灰衣男人就起身了。他也点了三支香，鞠躬祈拜后，他膝头一软，跪了下来。他的鼻子，抵着夹着香的合掌，袅袅轻香就像在他额头上腾起。他跪了很久，看不出究竟是细雨潮湿了他浓重的睫毛，还是烟熏得他眼角湿润。另外两个男人并不看他，他们在各自对着湖水抽烟。

拿着折了一半纸鹤的小女孩，站在跪地的男人背后。等得久了，小女孩敲了敲他的背：可以了吗！灰衣男人起身把香插进小香炉中。小香炉里面，有了九支香。

拍摄莲花的男人，把镜头转到了亭子这边，三个男人很自然地都转身，背对着他。

灰衣男人说，上次我说的那个姓伊的，知道那件事。

花白头男人说，哪个？

灰衣男人：去年年底调来的那个警长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们，他一来就听出我的闽北西陇口音，马上就跟我说那事，说他当时还是实习生，那是他经历的第一个灭门大案。昨天半夜，我们忙完后一块遛哈修，他又说起那件事。他说他印象太深了。

高个儿男人：他说什么没有？

灰衣男人摇头。他深吸了一口手里的烟，然后把红烟头直接在手指上捻灭了。

九支香，渐渐烧到头了，花白头男人开始收拾香炉等物品，他说，我倒记得有次你说，他待你不错。好像很欣赏你是吧？那你也别多心，好好干就是。我得走了，交班时间差不多了——你带钥匙没？他问灰衣男人。

灰衣男人掏出一把钥匙，看高个儿男人，说，比觉你还要不要回石屋？

高个儿男人：算了，我带尾巴去个书店，直接回岛上了。这一天过去了。

小女孩有点惆怅，说，我不喜欢住渔排了。我要住石屋，为什么我不能和道爸爸和小丰爸爸住在一起呢？

花白头男人拍了拍她的头说，因为没有人照顾你。我们两个都要上班。

那我上学的时候可不可以来？老陈说再过两年我七岁，就可以上学了。我自己会照顾自己。灰衣男人笑，你这没户口的黑小孩，还想上学啊。

今晚楼下空无一人。我又失眠了小卓，我很佩服你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你就立刻醒来，醒来了你又可以马上入睡，不到十秒钟就发出醇香的呼吸声。昨天我告诉你，前一夜我听到这空山中，你和小鸟交替起伏的梦呓声，也许你们梦中一起追逐游玩。你多么幸福踏实，白天和晚上一样的幸福踏实。我越来越不喜欢夜深人静，这里，静得可以听到高空里高压线芯里电子疯跑的声音，我没有它的形容词，也可能不是，就是时间本身的声音，我不是说滴答、滴答的那种人为设定的时间的声音，而是真正的时间的声音，那声音有点像白天里你把手掌虚窝在耳边听到的那种声音，空渺辽阔，极其飘虚，连接着千万年前，多听了你觉得自己比一缕丝线一缕烟还要细，听了想哭啊。

我还是被那个噪音吵醒，那么多男人女人在烟海深处呼叫，还有孩子的尖叫。有时那个喧腾的片段会重复播放，直到寺院的钟声把它打断。它退却了，消失了。刚才，它又来了。在晨钟暮鼓的黑色间隙，我总是被它吵醒。你真的听不到吗？为什么你总睡得那么安然，你真的什么都听不到吗？你的听觉比我好啊！在我大汗淋漓醒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能睡得那么香？难道那些声音，那个孩子的呼叫，你都听不到？

我还以为搬到山上，就可以安眠了。原来不是这样。